

资本投机中人性的迷失

——解读罗尔德·达尔的《品酒》

张玉梅, 孙光勇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 资本投机是现代资本经济主导社会中的一种常态现象,《品酒》主人公迈克是个资深的资本投机家,拥有雄厚的资本财富,虽然在生活中极力借酒与酒文化来淡化自身资本投机家的本色,但品酒加小赌的宴会必备程序,使得这一浓具亲情与友情的行为也染上了一份浓郁的投机色彩,真可谓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品酒》一文正是借这似乎略显风雅的生活小节,从一个个深陷资本投机之中的愚人及闪烁人性光辉的女仆入手,讽喻了资本投机风行的社会中的人性迷失。

[关键词] 《品酒》; 人性的迷失; 资本投机

[中图分类号] I10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2)01-0091-03

一、丰富的阅历中认清迷失的人性

《品酒》作者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 1916年9月13日—1990年11月23日),是挪威籍杰出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剧作家和短篇小说作家,由于其内容丰富,作品乍一看浅显易懂,言简意赅,但仔细琢磨却回味无穷,足见其深刻的叙事魅力、思想感召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然而,罗尔德·达尔的创作灵感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分不开的。他在壳牌公司的经历,使他明白了公司之间竞争激烈以及人际关系的复杂;皇家空军部队的生活又使得他对友谊有了深刻而透彻的理解;情报部门的工作使他进一步掌控了社会的现实;而作家的经历又使得他对资本社会制度之下的人性有了更深层次的挖掘。这些人生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在资本社会所谓的友情、亲情,甚至是爱情,当遇到利益时,都是那样的不堪一击。在此背景之下,《品酒》诞生了,罗尔德·达尔借助简单的情节、细致的刻画、黑色的幽默、惊讶的结局,对资本社会制度下的人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与批判,并以一个年将古稀身着制服但却精神矍铄的女仆的正直忠心,来映衬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迷失,以此暗喻了救赎资本投机风行的资本社会制度的希冀,仅这一点就可以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优秀短篇小说作家的行列。

二、简单的故事情节揭示人性迷失的丑恶

罗尔德·达尔其写作的成人作品并不声名显赫,但情节描写细腻、主题鲜明。只要读过他的《品酒》,读者就会对他对人性的细致的观察和出神入化

的情节描写而感到震撼。

《品酒》篇幅不长,人物配角加起来仅仅七人,除了第一人称的“我”进行描述之外,故事情节主要在迈克·斯科菲尔德和理查德·普拉特之间展开。虽然故事不长,情节也并不复杂,但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资本社会上层本身建立资本投机的基础上赤裸裸的赌徒式的行为规范。迈克·斯科菲尔德一家无不沉迷其中,连18岁的女儿亦被卷入加码的品酒赌博中,反映了带有强烈的资本投机与买卖色彩的亲情和友情的真实面目。

故事以“我”第三次来到好客的迈克·斯科菲尔德家赴宴开始,提到我预感到在迈克·斯科菲尔德和理查德·普拉特之间将会进行第三次打赌,后面发生的故事也印证了“我”的预感。在上第一道菜的时候,普拉特正沉浸于与迈克的18岁女儿露易丝的交谈之中,当女仆收拾空碟的时候,“她发现他一口菜也还没有吃,因此她踌躇起来,理查德·普拉特也注意到她了。他摆一摆手叫她离开,中止了讲话,开始飞快地吃起来,他用叉子迅速地戳了几下,就把那条松脆的焦黄的小鱼马上吞进肚里去。然后,便伸手去拿酒杯,两小口就倒进喉咙里,又马上转过身来继续和露易丝·斯科菲尔德聊天。”这举动好像表明普拉特对酒、美食并不感兴趣,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明明自己想赌酒,但却深深地隐藏,是“放长线钓大鱼”。

果不出其然,迈克·斯科菲尔德在上第二道菜后,“我”问到为什么将酒放在书房之中时,迈克·斯科菲尔德说“这是这座房子最好的地方。上次理查德来的时候,帮我挑选的这个位置。”可见理查德这个人的心机与城府很深,这次品酒实际上

[收稿日期] 2011-11-17

[基金项目] 201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01003280)

[作者简介] 张玉梅(1978-),女,河北迁西人,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及外国文学。

是他事先设下的圈套,是阴谋,情节似乎按照理查德·普拉特的设想展开,友情早已迷失在利益的黑暗中。当迈克·斯科菲尔德捧着一个酒篮出来,问理查德·普拉特“这一瓶是什么酒,理查德?你再也不会把它的名字猜出来。”理查德“扬起眉毛,目中无人似的把眉毛微微地皱着,随即撅着湿润的下嘴唇,忽然间显得又傲慢又丑陋”。由于看到迈克·斯科菲尔德捧出的酒与自己预料的一样,胜券在握,所以在神态上显现出来。而两人的一番语言交锋之后,“我”发现理查德的神态、言语有异样,意识到他可能存在某种不良的企图,但是什么还不能确定。

接下来两人的对话则显示二人是互相激将,互相挑起对方的好胜心。然而迈克的小算盘却远不及理查德·普拉特的图谋,因为我看到“那个人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安的神情,我看见他眉心中有一丝急切的表情,看见他眼睛里面,就在黑眼珠的中央,隐含着—道微小而迟缓的狡猾的闪光”。他问迈克“那么,我想赌什么你就赌什么吗?”而迈克由于对自己太过自信,愿意奉陪。理查德·普拉特提出要以露易丝和自己结婚作为赌注时,迈克·斯科菲尔德的理智还是十分清楚,父爱、亲情尚能主导他的思维,他认为用自己的女儿作为彩头十分荒唐。但这只是暂时的,当普拉特将自己的乡间别墅与另一所房子一起作为赌注的时候,“我”发现迈克·斯科菲尔德“迈克踌躇了一下。他走上前一步,把篮子里的酒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他把盐瓶推到一边去,然后又把胡椒瓶推到一边去,然后他捡起餐刀,盯着刀口看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又把它放下”。这些举动表明迈克内心起了波动,思想上产生了动摇,但最后他“眼睛里面突然闪现出一丝微感得意的神色。‘你知道,’他微笑着说,‘你知道,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考虑一下,露易丝’”。人性最终还是迷失在资本投机的黑暗中,一位本该慈爱的父亲,在利益的驱使下,居然竭力劝说自己唯一的女儿以自己为砝码加入到一场荒唐的赌博中,这足以证明迈克“他至多不过是一个以博彩为业的人——一个油滑的、外表体面而实际上是不讲道义的赌徒——他知道他的朋友们也晓得这一点”。这印证了资本论中的一段话:“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有了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正是对迈克·斯科菲尔德的一针见血的描写,当遇到重大利益的时候友情、亲情都可抛弃,人性也因为利益变得扭曲。

而理查德·普拉特接下来做作的表现,好像是在品酒,一步一步地推敲出酒的产地和年份,似乎证明他的美食家的身份是名副其实。但最后老女仆递给他一副眼镜,说道“您把眼镜丢在斯科菲尔德先生的书房里了……在他书房里公文柜的绿色柜顶上,先生,您进餐以前独自进去了一下”,一下子就戳穿了他的谎言和把戏。在利益这座火山之下,友情不过如冰雪一样被迅速融化了。

至此,借助主人公彻底浸透在贪婪与荒谬意蕴中的个体境遇和心灵感受,文本的指涉也经由作者的叙述话语含蓄而有力地表达出来。这是一篇对当下社会物化、人心冷漠提出强烈的诘问、思考和批判的作品。作者以毫不掩饰的直陈的方式,让精神蒙昧的庸众肆意表演,让高尚与卑鄙,爱心与自私,沉痛与荒诞尽显其间。品酒事件已经成为一面鉴照世相人性的明镜,映照出了人性背光处的阴暗,可怖,映照出了资本投机风行社会中上层社会人性的贪婪、狡诈。

《品酒》故事的讲述是完全按照事件发展的线性顺序推进的,以品酒的发展始末为故事叙述的中心,贯穿其间的是品酒与人性的双重主题,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是迈克·斯科菲尔德和理查德·普拉特之间的一场出神入化的赌博,暗线是资本社会上层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两条线索在这一事件发展中的推进,交相辉映,将小说的叙述逐渐推向了高潮。在这过程中,品酒的情节虽然不十分惊心动魄,小说家并没有把跌宕起伏的叙事技巧作为表现这则令人震撼的故事的重要途径,他是把品酒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整整齐齐地娓娓道来,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来描写,这不是作者拖拉情节,而是作者借品酒来抒发人性的博弈,亲情、友情遇到利益时的天人交战,这点上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力与丰富的人生阅历,整个小说给读者一次坦诚的心灵震撼。

在《品酒》中的“酒”是文本叙述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它从开始至最终贯穿了全篇,它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酒是醇美的,酒席上可以飘荡着友情与亲情的醇香;酒是浓烈的,酒桌上可以品出理想和壮志难酬的悲愤;酒是苦涩的,一杯浊酒可以记载世事变故的历练;而在《品酒》中,酒又是残酷的,它是一场赌博的工具,让我们见证了在资本社会上层社会友情、亲情是如何被践踏,唯利是图的无情如何被揭露,包含着作者所赋予的更丰富而深层的文化内涵,代表着作者深沉的呼唤,呼唤着蒙昧人性的觉醒和失落的纯真人性的救赎。

三、人性迷失黑暗中的救赎之光

通读《品酒》全文，作者似乎是在透过“我”的眼睛，通过两个主要角色迈克和理查德以及一个配角迈克女儿对人性的迷失进行了阐述和刻画。

首先，迈克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资本投机家，财富雄厚，但却全部来自赌博性的股票投机。虽然极尽全力去对这种投机本性做了一定弥补和掩盖，并“竭力设法使自己变成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但这种努力后果不但没能使他摆脱投机的嫌疑，没能借酒与酒文化来淡化自身资本投机家的本色，却使自己陷入的更深的投机漩涡，无法自拔，人性也随之迷失于投机的黑暗。

迈克和理查德第三次赌局的砝码之一是小说中一个配角迈克的女儿。她对沉溺于赌博投机的伪学家理查德的态度是厌恶、躲避的，开始时对自己成为赌博的对象表现出强烈的反对，但在随之而来的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甘愿把自己作为赌博的砝码，同样踏上了投机的迷途。

随着一个个主配角愈来愈迷失于投机的黑暗中，故事的结局似乎不难预料，然而作者以一句“接着发生了下面一件事”为转机，用一个行将七十的“那个穿着黑白制服、身子瘦小却挺直的”老女仆的正直忠心，善意的给出了现代社会那些迷失于投机人性的人们一个救赎的机会。她用平淡的语言对

一个赌局发生前的事实给予了揭发，她做了她本职业认为对的工作，即对这个家的忠诚。看似一个平常的正直忠诚，但却与参与赌博投机的一个个主角们的人性迷失形成强烈反差，她“制服前面的白色闪光”就是闪烁的是真正的人性的光辉，是对迷失在黑暗中的人性的救赎之光。

《品酒》并没有给定明确的结尾，在赌局中的赌注也没有说明如何定夺，但却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使得读者对于最终的结果浮想联翩，充分体现了“言止而意不尽”的写作手法。开放式的结局魅力就在于以其不确定性让读者的思想翱翔于一个充满想力的巨大空间，使得作品的文学感染力和美丽进一步被增强和放大，这也许是作者想给沉溺于投机资本者一次救赎迷失的机会吧。

[参考文献]

- [1]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 [2]黄秀国. 魔鬼还是天使?—评《盲刺客》中的姐姐艾丽丝·蔡斯[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8(1):56-58
- [3][英]罗·达尔. 罗尔德·达尔故事集[M]. 上海: 培生教育出版中国有限公司, 2000.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he lose of humanity in capital speculation —interpreting *The taste*

ZHANG Yu-mei, SUN Guang-yong

(School of Art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Capital speculation is a normal phenomenon in the society dominated by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 Taste*, Mike is a veteran hero of the capital speculators who has abundant capital. Although he tries to dilute his true qualities as a capital speculator, the wine tasting and small gambling, which is the necessary program of a banquet, makes this behavior with dense natural affection and friendship be infected with a kind of speculative color, which is said to have tried to draw a tiger, which ended up resembling a dog, namely, failing to achieve what one set out to do. By means of small slightly elegant matters concerning personal life, *The Taste* is an allegory of the losing of humanity in the society with prevailed capital speculation through analyzing a series of fools fallen into the gambling and the maid with brilliance of humanity.

Key Words: the taste; humanity lose; capital speculation